

天地神门

明镜 著

一部颠覆神话历史传统秩序的武侠巨著
一曲侠骨和柔情交织的江湖壮歌……

天地有何用，不能席被
风月有何用，不能饮食。
纤尘有何用，万物其中。
变化有何用，道法自成。

新华出版社

天地神門

明鏡
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地神门 / 明 镜 著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6.10

ISBN 7-5011-7698-1

I. 天… II. 明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4637 号

天地神门

责任编辑: 原兴伟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邮 编: 10004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廊坊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2.50

字 数: 35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1-7698-1

定 价: 25.0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发行处联系调换 (010) 63074454



第一章 长亭丧母

庐山牯岭，依崖临谷，似在峭壁山崖上自然而生。

云起时，牯岭如同坐落在云海上面的空中之城，巍峨恰如传说中的仙境，飘飘缈缈，似幻还真。

据说，牯岭顶上有群仙居住，时常会从云中发出动人天籁，令人痴迷。

顺牯岭向东，是一座高山。山名高龙，有幽壑将这高山一分为二，二龙瀑布如同楚河汉界一样，泾渭分明。

每逢午时，幽壑中就会传出隆隆的声音，好似战场上号令千军万马前进的战鼓一样，回荡不息。

鼓声会持续一个时辰，然后就消失不见。

没有人知道，这鼓声到底是从何而来，据老人口述，幽壑里的鼓声，已经有很长的历史，在第一代居民移居高龙山之前，这鼓声就不曾停止过。曾有大胆的人进入幽壑石门涧，但是出来以后，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没多久，那些进入幽壑的人，就一个个离奇的死去，连大夫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。

石门战鼓，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。

高龙南山又名王家坡，以王姓人居多。村长名王仁，长子在庐山脚下鄱阳湖畔的豫章城府衙担任从事，是一个颇有权柄的职务。这也使得王仁一家在王家坡很有威望，如同山中的土皇帝一般。



明

镜

天地神门

高龙北山，地势低洼，但是土地肥美。

北山上有一个叫做燕子坞的村落，人口不足百户，举村的人都姓燕。相传燕子坞的居民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王族，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日，燕国被灭，一支王族流落江南，在燕子坞内隐姓埋名，一晃就是几百年。他们抛弃了原来的姓氏，以燕为姓，牢记当年灭国之辱。

也许，早期的燕子坞居民的确存着复国的想法，但历经东西两汉四百多年的时光之后，当年的那点想法，早就消失干净。如今燕子坞的居民，只想守住这燕子坞的土地，过安逸的日子。

不过，他们的这点愿望，似乎也没有能够实现。

王家坡的人看中了燕子坞的土地肥美，数次和燕子坞的村民发生冲突。自更始年间起，双方就因为抢占土地而发生了多次械斗。械斗一直到今日，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，双方互有死伤，这仇恨也就越来越深。

总的来说，这一百多年的械斗，王家坡和燕子坞算是打个平手。

但自从王仁的长子王河担任豫章从事之后，这平衡的关系也就被随之打破。特别是在三年前，王河找了一个借口，把燕子坞的壮年人抓去兴修豫章水坝，使得燕子坞的元气大伤。三年之间，王家坡的土地已经跨过了幽壑，占据了北山的许多土地。而燕子坞的村民，只能忍气吞声。

三月，庐山细雨连绵。

一个瘦小的身影，顺着高龙北山的山路蹒跚而行。他一路走，一路呼喊着：“娘，你在哪里？”

声音凄伤，在山间回荡。

这瘦小的身影，是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孩子。一头乌黑的头发，瓜子脸，虽然看上去有些脏，但是却难掩他五官的清秀。亮晶晶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。只是，此时那眼中流露着难言的忧急，他一边呼喊着，一边在泥泞山路上跌跌撞撞的行走，身上的衣服，早成了一件褴褛的破布。

小孩儿名叫燕长亭，是燕子坞村长燕东山亲生妹子燕秀的独子。

说起来，这燕秀在燕子坞很有名气，自幼聪慧，琴棋书画莫不精通，是燕子坞少有的才女。当年燕秀的父亲，想把燕秀许配给豫章的一名官吏，以增加燕家人的权柄。可没想到，燕秀十六岁的时候，突然有了身



孕，不但使亲事作罢，还平白的得罪了那豫章的官宦人家。

好在燕秀的父亲还算是开明，并未过多指责燕秀。不过无论他怎么询问，燕秀都不肯说出那孩子的父亲是谁。

数月之后，一个婴儿呱呱落地。由于婴儿出生时，燕秀正在山脚下的长亭中，所以就给婴儿取名做燕长亭。

长亭无父，却聪明异常。

在燕秀的指点下，他五岁便能背诵乐府诗词，偶尔还可以溜出一两句自己做的诗词，让燕秀无比开心。只是，一个无父的孩子，在这山村中自然难以得到大家的承认，燕秀父亲活着的时候，大家看在老人的份上还算本分，可等到老人离去之后，各种流言蜚语就传了起来。

而这里面对燕秀攻击最为猛烈的，竟然是她四个一奶同胞的兄长。

燕家老人虽然恼怒女儿的倔强，可无奈何膝下只有这一女，自幼如明珠捧手。父女之情，又怎会因此而断绝？所以，燕家老人生前对燕秀百般呵护，那些个兄嫂但凡言语中带着些许嘲讽，燕家老人便会一番怒斥。离去时，燕家老人因为喜爱长亭，就给燕秀留下了一笔财产。可谁料到，正是这笔财产，让原本就对燕秀看不顺眼的兄嫂，更加嫉妒起来。好在燕秀为人温柔，对于兄嫂的嫉妒，并未放在心上。

她在村中乐善好施，帮助那些贫苦的村民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村中的流言蜚语，确实减少了许多。

可燕秀越是这样，燕东山兄弟就越发的恼恨。

四兄弟一番商议，居然把矛头指向了年幼的长亭。

山里的孩子，大都是口无遮拦，在有心人的指使下，不但把长亭孤立起来，而且时常骂他是个野种。长亭虽然恼火，可燕秀曾交代他说不可与人争执。他事母至孝，又怎会违背母亲的交代？

一来二去之下，那些孩子竟得寸进尺。不但辱骂长亭，甚至当着村人的面，骂燕秀是个淫妇。

这一来，本就是强忍着火气的长亭怎能再忍下去？

这孩子身材虽然瘦小，可是却有一股子拼命三郎的血性。村里的孩子被他打得头破血流，自然回家后就向家人哭诉。山中愚妇，怎会管得了许多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堵在燕秀家门口，破口大骂。



明

鏡

天地神門

燕秀本着以和为贵的想法一忍再忍,可在他人眼中,就成了心中有鬼。

昔日的流言蜚语再次起来,燕秀母子在燕子坞的日子,也就变得一天难似一天,越发的艰难。

数日前,燕东山的儿子和长亭起了冲突,被长亭用石头砸破了头。

燕东山的媳妇,带着一群三姑六婆冲进了燕秀的家中,不但把家具砸了一个稀巴烂,还把燕秀家的锅灶一起给砸了。这在山中,砸了人家的锅灶简直是最大的侮辱。燕秀忍不住说了两句,就被燕东山的媳妇抓住一顿狠打。不但破了燕秀的脸,还指着她的鼻子,数三辈的臭骂。

长亭想要拼命,却被燕东山抓住,临了还被打了一个鼻青脸肿。

燕秀经此一闹,大病不起。每每握着长亭的手,就泪水涟涟。而长亭平日虽然孝顺,可也忍不住哭着询问燕秀,他的父亲到底是谁。燕秀没有回答,只是将一块玉佩挂在了他的颈中。

睡了一夜之后,长亭醒来发现母亲不见了踪影。开始的时候,他还没在意,可到了晌午的时候,燕秀还没有回来。燕长亭这才着急起来,他顾不得风大雨大,冲出家门,寻找母亲。

长亭顺着山路,来到了山脚下的长亭里。

这是燕秀平日最喜欢来的地方,长亭经常看到燕秀站在亭中,向远方翘首眺望,目光里带着无尽温柔。

长亭曾问过:“娘,你在看什么?”

燕秀抚摸着长亭的黑发,轻柔笑道:“长亭,总有一天,你爹会从这条路上骑着马出现,带着咱们母子离开这里,到山外面的世界。长亭,不管别人怎么说,你都要记住,你爹是个大英雄。”

“娘,我爹到底是谁?”

长亭追问,可每逢此刻,燕秀总是闭上嘴巴,呆呆地看着远处发呆。

远远的,长亭就看见亭子里空荡荡的,没有一人,更不见燕秀的踪影。

他心里面不由一沉,走进了亭子,茫然向四周顾望。蒙蒙细雨,笼罩山间。那如丝一样的轻雾在山野间飘荡,让庐山看上去非常虚幻。所有的一切,在这一刻都显得是那样的不真实。

“娘——!”

长亭扑通跪在亭子里，大声呼喊。泪水，顺着脸颊滑落，而长亭却似乎毫无觉察，他哭道：“娘，你回来呀，长亭以后再也不会问爹的事情了……娘，你在哪里？不要丢下长亭一个人啊！”

哭声在山野中回荡，久久不息。

就在这时候，远处山路上走来了两个人。为首一人身高八尺，膀阔腰圆。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，如同钢针似的。炯炯有神的眼睛，黑眼珠多，白眼珠少，闪烁灼灼光亮，恰似明灯。

这大汉身后，跟着一个少年。

方正的脸庞，如同斧劈刀削，棱角分明。他的年龄看上去和长亭差不多，可是魁梧的体魄，却比之长亭要健壮了许多。从相貌上看去，这少年和大汉非常相似，显然是是一对父子。

父子两人都拿着武器。大汉的手里是一把黑油油的熟铜棍，而少年的身上，却背着一把环首刀。

父子俩听到长亭的哭声，都不禁停下了脚步。

大汉眯着眼睛朝亭子里看去，奇道：“宠儿，那亭子里哭泣的，好像是燕子坞那个叫做长亭的小家伙！”

“爹，就是他！”

“这鬼天气，他跑这里哭什么？说起来，燕子坞的那些人真他娘的混蛋，燕姑娘仙女一样的人物，他们怎么能那样对待！宠儿，我们过去看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大路不平，总是要有人来管的。”

说着话，大汉大步走进亭子。

长亭觉察到有人进来，连忙一骨碌爬起来，顺势将脸上的泪痕抹去。

抬头看去，长亭认得这大汉父子。大汉姓甘，单字一个和，是王家坡的教头。那少年是甘和的儿子，叫做甘宠，年纪也就是十二三岁。和他老爹一样，甘宠十八般武艺精通，虽年纪不大，可是打起来的话，四五个壮汉休想是他的对手。这父子虽然是王家坡的人，可是为人不错，特别是甘宠，曾帮过燕长亭，故此三人倒不算陌生。

甘宠问道：“长亭，这大雨天的，你一个人在这相思亭里哭什么？是不是又有人欺负你了？”



明

镜

天地神門

长亭说：“我哪里有哭！”

“说谎，我刚才明明听到你在哭，还不承认。告诉我，是谁欺负你了，我帮你揍他！”

“我没哭！”

甘宠越是说长亭哭了，长亭就越是不承认。自幼的经历，让长亭有着非比寻常的自尊心。即便是前些日子燕东山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时，他也没有说过一句求饶的话。面对着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甘宠，长亭自然是不会承认哭过。有道是：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，他怎么能哭？

两个半大的孩子这么一争执，静寂的亭中，立刻热闹起来。

燕长亭饱读诗书，说起话来颇有章法。而甘宠虽然武力不凡，可是肚子里却没有多少墨水，吵起来就显得格外口拙。往往长亭说十句话，甘宠才能蹦出一句，战况呈现一面倒的趋势。

甘和看着和甘宠争得面红耳赤的燕长亭，不由心中暗自笑了起来。

他上前制止了甘宠，温言道：“长亭，这么坏的天气，你一个人跑出来做什么？”

“我找我娘！”

“燕姑娘？她没回家吗？”

长亭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忙问道：“甘大叔，你看见我娘了吗？”

“正午的时候我和宠儿下山路过相思亭，看见你娘一个人站在亭子里。我当时还问她，她说心里面有些烦躁，所以出来透透气，过一会儿就回家去。我当时忙着办事，也没多问，怎么，她没回家？”

“没有啊——！”长亭急得快要哭出来，他看看将要黑下来的天色，道：“我找了一天，都没有找到娘。”

“会不会是你们走岔了？说不定她现在已经回家了！”

“甘大叔，从这里到燕子坞，只有这一条山路。我一路走下来，都没有看见娘，怎么可能走岔呢？”

甘和感到一丝不祥，抬头看看天色。

只见一块巨大的乌云正从天边飘来，那厚厚的云层中带着雷电气息，黑压压一大片。

这是山中不多见的雷雨云，预示着一场大雨将要到来。甘和站在亭



子里向四周眺望，目光突然凝视前方。

顺着甘和的目光看去，燕长亭脸色顿时变得惨白。

远处，两道山崖峙立，让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石涧。

“甘大叔，你说我娘会不会是去了石门涧那边？”燕长亭颤声询问。

甘和如同自语一样的说：“孽龙谷？燕姑娘去孽龙谷做什么？长亭，这两天你母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长亭连忙把他们母子的遭遇说了一遍，只气得甘和父子钢牙咬碎，甘宠更是连声的怒吼。

甘和稳定了一下情绪，突然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正午看见燕姑娘的时候，她神情落寞……会不会她一时想不开，所以去孽龙谷做傻事？”

“娘——！”

没等甘和说完，燕长亭大喊一声，朝着石门涧的方向冲去。亭子里，甘宠责怪的说：“爹，你怎么能胡说八道？明知道长亭现在正是情绪不稳的时候，你这样一说，不是逼着他前去冒险？”

“我，我天生就这脾气，肚子里憋不住话。宠儿，你回家去，我跟长亭去孽龙谷看看，说不定能救了燕家姑娘。娘的，燕子坞的那些混蛋，老子迟早要他们好看，简直都不是人！”

“那怎么行？我要和爹一起去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爹，上阵还要父子兵，我们快点跟上去，别让长亭遇到了危险。”

甘宠说完，冲出亭子，身躯在细雨中闪动跳跃，眨眼便追上了长亭。甘和苦笑一声，紧跟着追了上去。对他这个儿子，甘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别看甘宠说不过长亭，可是教训起他这个当爹的，却是一套一套，那嘴巴利索的很。没办法，和长亭斗嘴斗的久了，甘宠多少也有进步。

石门涧两边双峰耸天，绝崖叠壁。

涧中高崖飞流成瀑，深谷内更是积水成潭。孽龙谷，就是石门涧里最险要的去处，三面环山，只有一条路连着石门涧。



明

镜

天地神门

据说，这孽龙谷原本是不存在的，此地本是一块平原。

也不知道是什么缘由，某一天，空中忽降巨石，化作延绵的山崖，就成了现如今的孽龙谷。

这传说由来已经无从追溯，反正根据这里的老人说，那已经是他们爷爷的爷爷，还有再推上去几十代，乃至上百代之前，就开始讲述这个故事。至于真实性，也没有人去在意。

孽龙谷自出现那一天开始，谷中便有一汪深潭。

潭水清冽，可以看见底部的参差不齐，光怪陆离的石头和一具具白森森的骸骨。

潭名孽龙潭，休看潭水至清，却是弱水三千，连鹅毛都浮不起来。丢下去一片树叶，很快就沉入水底，连个水漂都不会出现。更不要说是人了！早年曾有不信邪的人想要进去一探究竟，但是立刻不见踪迹，最后出现的时候，已经变成白骨。

所以，山里人说这潭中有妖怪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成了一块禁地。

.....

燕长亭三人一路风风火火，来到孽龙谷中。

放眼看去，只见山谷内怪石嶙峋，犬牙交错。紧靠着山崖的孽龙潭四周，寸草不生，潭水正在翻滚，水浪拍击在岸边的石头上，发出轰隆巨响，水雾满天，令谷中显得无比阴森可怕。

只是，三人都没有看见燕秀的影子。

长亭急切的喊道：“娘——，娘——，你在哪里？”

他深一脚、浅一脚的在山谷中行走，不一刻的功夫，就来到了孽龙潭边。遍地都是半人高的石头。石头的颜色呈墨黑，在雨水和水浪的冲洗下，透着隐隐的光亮。仔细数过来，水潭四周的石头，一共六十四块，若是有精通奇门遁甲术的修道人在，就会发现这石头的位置，都是依照着先天八卦的方位排列，组成了一个阵法。

每一块石头上，都有说不清是用什么东西写上去的符号。

甘和父子第一次进入孽龙谷，不禁被那石头上的符号所吸引。那符号似乎有奇异的魔力，让他们无法把目光移开来。

就在这时，长亭喊道：“甘大叔，我娘来过这里！”



甘和心神一颤，连忙把目光移开，朝长亭看去。长亭站在一块半人高的石头前，手指着石头上一只玉镯，神色格外激动。见甘和走上来，他颤声说道：“甘大叔，这是我娘的镯子！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我确定，这镯子是外公留给我娘的遗物，我娘一直都戴在身上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她。怎么这镯子在，我娘去哪里了？”

长亭把镯子握在手中，悲呼道。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下来，他呼地一下窜到了一块石头上，向水潭中张望。甘和连忙呼叫长亭下来，他见长亭那瘦小的身躯在石头上颤抖不停，时时有落入水潭的危险，不禁有些心惊。

“长亭，你脚下是什么？”

听到甘宠叫喊，长亭低头看去。脚下平整的石面上，写着一行红色的字迹。看上去，这似乎是用鲜血写上去的文字，只是不清楚这血字怎么会留到现在，居然没有被雨水冲刷干净。

长亭连忙俯下身子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这石头很古怪，居然把血字给吸了进去，所以才在这大雨中保留了下来。

血字是燕秀所书，长亭一眼认出来。

血字的内容大概是燕秀实在撑不下去了，燕东山兄弟的逼迫，让她再无半点退路。而长亭的爹迟迟不见到来，前些日子的奇耻大辱，让燕秀无法再活下去。她选择了死，唯一舍不下的，就是让长亭一人孤苦伶仃的活着。她让长亭忍耐住，燕秀相信，终有一天，长亭的爹会回来的。

长亭看罢血书，痴呆呆的趴在石头上，一动不动。

甘和父子识字不多，虽看不懂石头上的留言，可是也能够从长亭的脸色中读出那血书的内容。

密密麻麻的一片字迹，要用多少鲜血才能写出来？

燕秀痴心一片，苦苦等待情郎归来。她一辈子行善，甚至连只鸡都不敢杀，结果却得到了这番遭遇。甘和只觉鼻子一酸，虎目中留下两行热泪。他只能暗骂老天的不公，伸手想要将长亭扶下石头。

咔嚓，昏暗的天空，突然闪过一道银蛇。

惨亮的光芒照在了谷中，也照在了长亭的脸上。

甘和吓了一跳，只见长亭眼角流下两行血泪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透着火焰一样的光芒。

“长亭——！”

“走开……”燕长亭呼地一下站起来，指着漆黑的天空，怒骂道：“贼老天，我娘一辈子行善，你为何如此对她？她从未停止过对你们的供奉，你们为何却不出来将我母子搭救？贼老天，你是个瞎子，你看着天底下恶人横行，连句话都不敢说。可是对信奉你的善良人，却吹胡子瞪眼。你算是什么老天，你们根本就是一群欺软怕硬的糊涂蛋！”

“长亭，不要胡说！”

甘和被长亭的行为吓得脸色大变。虽然他赞同长亭的话，但这种言语，岂能说出来？

轰隆——！

乌云中，一道银蛇倾泻而出，狠狠地打在了水潭之中。水浪冲天而起，巨大的气流扑面而来。

燕长亭怒道：“来呀，我就在这里，有种的就把我劈死！爹不要我了，娘现在也不要我了，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贼老天，你就算是劈死我，我也要骂，你是个睁眼的瞎子，是个糊涂蛋。燕东山四兄弟作威作福你们不去管，却来欺负我们这可怜的母子。贼老天，王八蛋！”

天空中，一声惊雷炸响，乌云翻滚不停。

一道道银蛇，在云层中闪动流转，若隐若现，煞是惊人。

当长亭最后一句话说完，犹如婴儿手臂粗细的霹雳，将乌云撕成了两半，朝着长亭的头顶轰然砸落下来。

眼见着长亭就要丧命银蛇之下，就在这时候，孽龙潭波涛汹涌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音。

一道水柱从潭中冲天而起，在半空散开，把长亭的身躯笼罩起来。霹雳砸在那水幕上，吡吡啦啦的迸发出一溜夺目的火花光亮。那景象，就好像是两块精铁撞在一起，当真是诡异极了。

水幕在笼罩着长亭，久久不散。

当甘和父子的视力恢复时，发现长亭已经不在石头上。天空中，乌云依旧翻滚着，让孽龙谷透着不同寻常的气息。



明

镜

天地神門

一个声音，仿佛是从九幽中传来：“天雷子，被凡人咒骂的感觉如何？哈哈哈，老子囚禁此地五千年，只今天最是爽快。你要杀的人，我一定会保护，有种的，就来我这孽龙潭试试看！”

乌云中，一个阴鹭声音响起：“共工匹夫，就算你护着他又能如何？进了孽龙潭，他此生休想再离开。嘿嘿，老子就当作是发发善心，让你这条死龙做个伴，当一个活死人好了！”







第二章 水神共工

水雾弥漫，电闪雷鸣。

甘和、甘宠父子，恍惚间看到一个巨大的头颅，从孽龙潭中出现。

两父子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面容，但是心中的惊骇，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怎么说呢，那头颅足有半个孽龙潭面积大小，额头生有霜雾缭绕的犄角，嘴边长着两根白色的长须。

就在那头颅出现的时候，乌云破开，显出了一个一手拿槌，一手执锥的金甲天神。

不论是巨大的头颅，还是威武的金甲天神，都只是刹那间出现。他们停留的时间很短，眨眼间便消失无踪。

这时候，雷雨停止，乌云散开。

晴朗的天空中，一轮明月高悬。

甘和父子这才发现，山谷中嶙峋的怪石，居然碎成了石块，散落一地。唯一完好的，只有那坐落在孽龙潭边上的六十四块黑色石头。在月光的映照下，一块石头闪烁出血色的光亮。

“啊——！”

甘和突然一声大叫，扭头看向了甘宠。他怒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确认一下，我刚才是不是在做梦。”

“你确认就确认，掐我的大腿做什么？”

“我怕疼！”

“你这个不孝的逆子，你怕疼，老爹我就不怕疼了吗？不过，我们刚才真的不是在做梦？”

甘宠凝视甘和，道：“你感觉到疼了吗？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那就不是在做梦！”

“啊，长亭呢？”

甘和看着空荡荡的石头，呆呆地凝视上面，久久不说话。甘宠眼中闪过一抹火焰，轻声道：“爹，我们还能再见到长亭吗？”

“一定可以，燕姑娘做了那么多好事，连王家坡的人说起她来，都一个个伸着大拇指。这样的好人，一定会保佑长亭无恙。宠儿，你要记得，将来一定要多做好事，万不可胡作非为！”

“可是，燕婶子真的会保佑长亭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甘和无言以对，呆呆地站在水潭边，说不出一句话。谁说好人一定会有好报？谁说神仙一定仁慈？至少，刚才的一幕幕情形，甘和没有看出来。只是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甘宠的问题。

两道光亮，从牯岭方向飞来。

夜色中，这光亮更加醒目，不一刻的工夫，便停在了孽龙谷的上空。两名身穿道装的道人，纵身跳到地上，抬手将光亮收起。甘和这才发现，那两道光亮，赫然是两把明晃晃的利剑。

剑仙？

若在以前，甘和定然会惊得跳起来大喊。可是看完了刚才的那幕情形，父子两人都觉得，这两个老道有卖弄的嫌疑，丝毫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。父子两人相互望了一眼，转身就要离去。

“喂，你们两个，对，就是说你们两个乡巴佬，站住！”

许是没有看到甘和父子诚惶诚恐的缘故，两个老道都有些不太高兴。其中一名老道，手指甘和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何孽龙谷中光亮冲天而起，快点说。”

无礼的言语，让甘和父子非常不快。



明

镜

天地神门